

乌申斯基民族语言教育思想述评

丁静

(广东教育学院 教育系, 广东 广州 510310)

摘要:乌申斯基认为,民族语言教学在国民学校里应居于核心地位,因为民族语言是民族生存、发展的重要载体,又是儿童精神发展、智力发展的重要手段。他广泛深入地研究了初等学校中民族语言教学法,编写了出色的民族语言教材。他倡导借鉴、学习其他民族优秀的语言成果。在我国,双语教学成为一种新时尚的今天,重温俄国著名教育家乌申斯基的民族语言教育思想,对我们正确认识民族语言本身的教育价值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乌申斯基;民族性;教育;民族语言

中图分类号:G 40-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8754(2004)03-0042-05

乌申斯基(1824—1871)的教育民族性思想已广为人知,与此相连的论民族语言教育也颇为精彩。尤其在当今世界经济一体化、东西方文明相互激荡、文化价值多元的时代,经济暂时落后的民族如何对待发达国家的文化及其语言,如何对待本民族的语言?如何学习民族语言?乌申斯基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今天重温乌申斯基的民族语言教育思想对我们仍有重要意义。

一、在国民学校里本民族语言应居于核心的地位

19世纪中期的俄国还是一个生产力落后的农奴制国家。英、法等国相继进行了资产阶级革命,建立起资本主义制度。尽管在18世纪初,彼得一世进行了广泛的社会改革,对教育也进行了改良。但这种教育改革是非常不彻底的,不仅保留了封建的残余,还照搬了某些别国的制度。沙皇政权在1802年成立了国民教育部,1803年颁布了《国民教育暂行章程》,1804年颁布了《大学附属学校章程》。这些文件规定由四类学校组成新的学校教育制度:堂区学校、县立学校、文科中学和大学。当时作为培养统治精英的文科中学的教学计划十分广博,包括拉丁语、德语和法语、地理和历史等等。但文科中学的教学计划不要求在多科中学教俄语,这是由于官僚们对俄国人民固有的蔑视。^{[1](P22)}

这些改革显著地扩大了与西欧各国的联系,同时也使得上层社会对西欧(尤其是法国和德国)的崇拜流行开来。贵族们纷纷聘请法国人担任家庭教师,大学和大学预备学校中也极为重视西欧语言和文学的学习,请外国人来校当教师,而将本国语言的学习置之不顾。当时的知识分子因对外国文化的不同态度形成了“西欧派”和“斯拉夫派”。前者主张追随西欧式的教育,希望全盘西化;后者则要求保持古老的传统,维护沙皇的农奴制和东正教会的统治。

乌申斯基既反对主张抄袭法、德教育制度的“西欧派”,也反对抱残守缺的“斯拉夫派”,他提出了教育的民族性思想,要求按照民族性原则来建立俄国的国民教育制度。乌申斯基将民族性理解为每个民族由其历史、地理和自然条件所形成的特点。他通过分析德、英、法、美等国的

公共教育,证明上述诸国的教育都有各自特殊的教育体系、教育目的以及达到这一目的的特殊手段,即都有自己的民族特性。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民族教育体系,因而一个民族借用另一个民族的教育体系是不可能的。^{[12] (P86)}而国民学校是贯彻教育的民族性原则的重要场所,他写道:如果问在哪里应当表现出民族性的话,那无疑是在国民学校里。^{[12] (P123)}

民族性教育应当充分吸收本民族人民所创造的优秀文化成果(文字、文学、自然科学等方面的成果)作为教育的重要内容,尤其应当把本民族语言的学习放在中心的地位。祖国语言不仅在小学里,而且在中学里都具有深刻的核心作用^{[12] (P337)}

祖国语言、民族语言或本族语(特指俄语)在乌申斯基那里涵义是相通的。民族语言何以在国民学校里具有如此核心的地位?

二、民族语言的教学是发展人的精神的重要手段^[12]

乌申斯基深刻阐述了民族语言在整个民族的生存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他指出:人民的语言不是一个人的语言能力的创造性才干所创造出的产物,也不是一个人一生所创造的产物,而是无数人、无数代的创造性才干所创造的产物。人民在数千年的过程中,在亿万个体之中,用语言形成自己的思想和感情。国家的自然环境和人民的历史反映在人的心中,并借助于语言表达出来……我们在继承祖先的言词,但我们所继承的不只是转达我们的思想和感情的手段,而且继承了这些思想和感情。民族语言不但反映着祖国的自然,而且反映着民族精神生活的全部历史”。一个民族把自己全部精神生活的痕迹都珍藏在民族的语言里。语言是最生动、最丰富而巩固的一种联系,它把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各代人民联结成为一个伟大而富有历史意义的、生气勃勃的整体。语言不仅表现为一个民族的生命力,而且它正是民族生命的本身。民族的语言一旦消失,这个民族也就不复存在了!^{[13] (P487-488)}

正由于本族语与一个民族的整体生活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因而本族语教育对于培养下一代的民族性格就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乌申斯基确信,祖国语言的教学是发展人的精神的重要手段。在他看来,在祖国语言中体现着人民的历史、人民的欢乐和痛苦、人民的道德理想和美的理想、人民的希望以及人民对祖国的态度。我们把孩子们引进人民的语言,也就是把他们引进人民的思想、感情和生活的世界,引进人民的精神领域。”所以,他认为祖国语言具有巨大的德育作用。儿童介入他周围的人的精神生活的唯一途径是祖国语言,反之,儿童周围的世界以其精神方面影响儿童也只有通过同样的途径——祖国语言。^{[12] (P392)}

乌申斯基之所以把人的精神的培养看得如此重要,是由于他重视人的教育,而不是物的教育。他认为普通人道教育必须作为初等、中等学校,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也是高等学校的主要任务。人道教育应当先行于任何专门教育^{[12] (P392)}。人道教育应当理解为一般地发展人的精神”,而“专门教育”或“实科教育”指的则是传授科学知识和技能。在初等和中等学校里,教学活动的主要目标应当是人本身,在大学里则是科学,尽管在实现初等和中等教育的目标时,我们仍然要学习科学,而在实现高等教育的目标时,我们仍将通过学习科学进行人道教育。^{[12] (P269-270)}他认定:为使现代人得到一般的人道发展,学习的主课是祖国语言和祖国文学。那些直接揭示人和自然界的其他科目,即历史、地理、数学、自然科学的学习,我们安排在仅次于学习祖国语言之后;再其次,是学习现代外国语。

三、本族语是一切智力发展的基础^[12]

乌申斯基提出:本族语是我们赖以掌握思想和知识,而后又传递思想和知识的唯一工

具。^{[4] (P464)}因为, 儿童掌握本族语时, 不仅掌握词、它们的组合和变化, 而且还掌握关于事物的无数概念和观点, 掌握语言中的很多思想、情感、艺术形象、逻辑和哲学。^{[3] (P490)}因而, 本族语是一切智力发展的基础。^{[4] (P464)}

首先, 他确信祖国语言基础的好坏影响儿童的整个学业。他阐述道: 儿童总是通过话语的形式学习每一门课程、掌握它并把它表达出来。^{[2] (P392)}假如一个孩子不习惯于琢磨每个词的含义, 只能模糊地理解甚至根本不理解词的真正意义, 并且不具备口头和书面自由运用词的技巧, 他在学习任何一门其他科目时总会由于这个最根本的缺点而感到困难。在祖国语言方面缺乏应有的训练的儿童, 在学习历史、地理、自然科学和数学的时候, 当他必须解说一条定理, 或者用自己的话表述每一道数学题的时候, 也会尝到同样的苦楚。祖国语言教学在初级阶段教学中是一门最重要的、中心的课程, 它渗入到其他各门课程之中, 并将其他各门课程的成绩集合于自身。^{[2] (P398)}

其次, 他认为儿童通过祖国语言获得知识、发展智力和精神力量的速度和效率也是最高的。他对比了儿童学习本族语和外国语的效果: 如果儿童的发展没有横遭损害, 他们大多数在五六岁时就能说一口流利而且正确的祖国语言。但是, 试想, 像一个并不迟钝的六七岁儿童讲祖国语言那样去学会某种语言, 那就需要多少的知识、情感、思想、逻辑, 甚至哲学? 乌申斯基断定: 通过本族语容易又迅速地在两三年内掌握的东西, 如果不凭借祖国语言, 就是辛勤而有系统地学习二十年, 还抵不到它的一半。^{[3] (P40)}

四、论低年段的祖国语言教材和教学

在当时俄国所有学校的低年级, 祖国语言的教学均以阅读和叙述所读内容开始。乌申斯基提出: 问题是读什么和怎么读, 叙述什么和怎么叙述? 由于对阅读和叙述的意义看法不同, 教育界存在三种观点: 将阅读和叙述仅仅看作是语言练习; 把阅读和叙述作为智力体操的手段来运用; 在达到前两种目的的同时, 教师还应当努力向学生传授尽可能多的知识。

乌申斯基认为以上三者都有片面性。针对前面两种观点, 他说: 智力体操也好, 言语操练也好, 都应当训练学生对于某种有用的实际知识的智力和言语的能力。这些练习的主要目的应当在于全面地掌握知识本身, 并明确地表达它, 同时附带地训练智力和言语能力。^{[2] (P39)}针对后一种观点, 他指出: 并非知识本身, 而是儿童头脑里通过掌握某一门知识而发展起来的思想——才应当是这些课程的核心、最重要部分、最终的目的。^{[2] (P34)}

正是本着进行语言教学不能脱离学生的思想^[2]这样的宗旨, 他为俄国学校低年级俄语初级教学的需要编写了《儿童世界》和《祖国语言》两套优秀的教材。

1861年, 《儿童世界》首次出版。这是乌申斯基为满足教育改革的需要, 为低年级编写的课本, 书中将语文教学与各学科知识教学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此书受到教育界的热烈欢迎, 因此在1861年就出版了两次, 并准备第三次出版。

乌申斯基在《儿童世界》出版前言^[2]中提出: 在阅读和叙述时, 首先应当向学生讲授某些有用的、为他提供思想的知识, 同时应使学生的思维能力和言语能力在思考和表述这个思想的过程中得到锻炼。^{[3] (P340)}在明确了阅读和叙述的目的以后, 乌申斯基开始思考在人类知识和人类思想的广阔领域里, 应当选择什么语言材料才适合于初级阶段的思维练习和祖国语言练习呢? 他主张从自然科学广泛领域里选择孩子周围的、他们多少有所熟悉的事物和现象。他把教材分为八个部分, 分别为: 直观地讲述和描述、人、动物、植物、无机物、自然现象、放眼于儿童世界之外、逻辑学的最初几堂课。乌申斯基指出, 以上教材内容的编排以及教学都应当遵守从

容易到复杂的循序渐进原则。

他在《儿童世界》阅读课本之后附加了一部不大的、却相当齐全的《阅读文选》，学生可以在《文选》中学到俄国优秀作家最丰富多彩的文体的典范。那里有充分的材料可供语法练习、分析、改写、背诵、朗诵等。为了保持《文选》和《儿童世界》一定程度的联系，《文选》中大部分文章可以复现和充实课本中文章的内容。阅读文选包括四部分：诗、寓言和散文体短篇小说、优秀俄罗斯作家文体范例、俄国历史片段。

1864年，乌申斯基为儿童编写的另一优秀读本《祖国语言》出版。他把《祖国语言》确定为儿童识字后阅读的第一本书”。此书的目的是“慢慢地教给孩子阅读和书写的技能，但同时则发展他的注意力、口语、思维，以生动的形象和表述这些形象的精确的词语来丰富他的头脑，并逐渐地使他熟悉人民的活的语言。”^{[2] (P301)}该书在教育界大受欢迎，从1864年到十月革命前，该书一共出版了146次。

乌申斯基对小学阶段的语文教学有精深的研究，他的初级阶段祖国语言教学思想集中体现在以下方面：

1. 初级阶段的祖国语言教学有必要与其他课程同时进行，由各科教师协同一致来完成。分为3种同时并进的课业：1)直观教学；2)准备性的书面练习；3)培养诵读能力的有声练习。^{[2] (P394)}

2. 直观教学放在书写和阅读之前。直观教学的主要目的是训练观察能力和逻辑性，锻炼正确地表述自己观察的情况以及由此作出的逻辑结论的能力。^{[2] (P429)}这种由具体到抽象、由表象到思维的练习过程是非常自然的，并且是以明显的心理学规律为基础的。儿童是以形状、颜色、声音，总之是用感觉来思维的”，要使“初级阶段教学做到有声、有形、有色彩”。^{[2] (P396)}

3. 训练语言能力的练习应该是有系统性的，应该是合乎逻辑的。

4. 训练语言能力的练习应该是口头的和书面的都有，而且口头练习应该先于书面练习。关于书面的和口头的练习等方面，乌申斯基都有很好的详细的建议，不过他也睿智地指出：教学论不可能奢望列举出所有教学原则和教学方式。它只能指出最主要的原则和最优秀的方式。他们在实践中的应用则千变万化，并取决于教员本人。^{[2] (P426)}

五、论儿童的外国语学习

尽管乌申斯基重视民族语言的教学，但他也不排斥外语的学习。他认为其他民族的语言也是其他民族精神生活长期历史发展的结果。法语和德语正如俄语、拉丁语和希腊语一样，也是法德两民族很多世纪精神生活的结果。年轻的法国人、英国人、意大利人，也像俄国孩子一样，从自己的祖国语言中吸取同样或者更多的宝物。乌申斯基在强调公共教育的民族性时，并不否定在各民族的教育中存在着一些共同的东西，其他民族在教育事业中所取得的经验，是所有民族的宝贵遗产。^{[2] (P36)}

从了解其他民族的角度出发，他认为“掌握一个民族的语言乃是深入理解这个民族性格的最好的，甚至是唯一可靠的手段”。^{[3] (P491)}他例举了德语、法语、英语、意大利语等语言的优秀特色，认为“如果儿童从幼年起就讲某种外国语，那么他的精神决不会因而有所损失，可能还会有好处”。^{[3] (P491)}只不过他反对搞形式上的语言学习。例如家长要求孩子过早地学习外语（此时全部注意都集中在言语的语法正确性上，而不是它的逻辑上和实际上的思想内容），都会给最具天赋的儿童带来极大的危害。乌申斯基认为单纯形式上的语言学习是与儿童的天性相违背的。如果一个孩子尚未遭受错误教育的坑害，他不会对句子感兴趣，因为首先吸引他的是思想、内

容、现象、事实本身,而不是表达思想的形式。没有比一味追求形式上的修饰更不适合儿童、更使儿童老年化的工作了。"^{[3](P38)}

六、几点启示

乌申斯基从民族生存发展的高度论证了国民学校中民族语言教学的重要意义,又从儿童的精神发展、智力发展、情感发展等方面论述了民族语言的巨大价值。字里行间充满了对俄罗斯人民和俄罗斯语言的无限热爱之情。他又以严谨的科学态度(尤其从教育学和心理学的角度)广泛深入地研究了初等学校中民族语言教学的一系列问题,包括教学目标的确定、教学内容的安排、练习的设计等等,都提出了独到的具体的建议。他编写的出色的初等学校祖国语言教材,流行达半个世纪,对俄罗斯民族语言的教学和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同时他以开放的胸襟对待外来的发达国家的文明,他热爱和尊重其他民族的文化语言和语言,并倡导借鉴其他民族优秀的文化遗产。

在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的今天;尤其在我国,双语教学成为一种新时尚的今天,重温俄国著名教育家乌申斯基的民族语言教育思想,对我们正确认识民族语言本身的教育价值具有重要意义。乌申斯基的这些思想对我们有诸多的启示:一个民族只有自尊、自爱、自强不息才能获得生存和发展,才能赢得其他民族的尊重;民族语言是一个民族的命脉,是民族生命力的象征,继承、发展民族语言是教育义不容辞的使命;民族语言的教学要遵循儿童语言发展的客观规律;对外国语言要以积极的心态借鉴、吸收,使之为本民族的发展服务。

参考文献:

- [1] [苏联] H.A. 康斯坦 诺夫等. 苏联教育史[M].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6.
- [2] 郑文樾编选. 乌申斯基教育文选[M]. 张佩珍, 冯天向, 郑文樾译.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1.
- [3] 张焕庭. 西方资产阶级教育论著选[M].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1979.
- [4] 滕大春. 外国教育通史(第三卷)[M]. 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 1990.

(责任编辑 肖雪山)

Ushinsky's Educational Thoughts on Native Vernacular

DING Jing

(Dept. of Education, Guangdong Education Institute, Guangzhou, Guangdong, 510310, P. R. China)

Abstract: Native vernacular teaching, according to Ushinsky, plays a leading role in national schools on account of that native vernacular works as both the important media of a nation's existence and development, and important medium of children's spirit and intelligence. By profound and extensive study of the methodology of native vernacular teaching in primary schools, Ushinsky has compiled excellent textbooks of native vernacular. Meanwhile, he proposed learning and making use of other excellent native vernaculars. All his thoughts still remain inspiring today.

Key words: Ushinsky; nationalism; education; native vernacular